

初 中 國 文
分 類 選 讀

胡雲翼編

抒
情
文
選

上 冊

中華書局印行



3 1761 3056 9

序

所謂抒情文，不是就文章的內容可以決定，應該就其作用而言。就內容說，抒情文體例甚爲複雜，有的是偏於議論的，如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有的是偏於寫景的，如李華的弔古戰場文；有的是偏於敘事的，如歐陽修的瀧岡阡表，都很難遽爾命爲抒情之作。若就其作用而言，則無論其爲議論寫景及敘事，只要是訴之於情感的文章，便是抒情文。不僅如此，儘管一篇文章不會使用一個動情的字眼，但能於讀後引起情感的反應，也無疑的是抒情文。原來純粹的抒情，是不容易做成好文章的，必須附麗於物，或觸景以生情，或卽事以生情，才是言之有物。如其不然，一味長吁短歎，專喊嗚呼哀哉，陷於無病呻吟，將使讀者厭惡之不暇，還那裏有感動人的力量呢！

以文敘情，始於屈原。其卜居漁父，也許出於後人僞託，但離騷九章之爲屈子手筆，實無疑義。漢以後，當推曹氏父子，尤其是曹丕，其短札情長，意永，可爲矜式。六朝人最善言情，然文多駢偶，古典累積，多以辭害意。唐宋以後，散文流行，艱深典雅之作雖少，應酬

無俚之文居多。如韓愈的祭十二郎文誠令人歎觀止，然他文則遠不逮；袁枚的祭妹文讀之令人欲淚，他文亦未能稱是。蓋因作抒情文非有實感不可；無中生有，率爾着筆，則雖有能文之士，亦徒勞無功。

本編所選抒情文，暢快的文章少，傷感的文章多；這是因為窮苦之辭易好，歡娛之辭難工的緣故。至於悲壯慷慨之文尤非終年埋首書案之文人所能爲，故這類的作品百不一見。中如岳飛的五嶽祠盟記，文天祥的指南錄後序，陸中桂的供詞，林覺民的與妻意映書，皆作者以人格生命榨出來的文章，所以寫得特別有力。這種能够發揚民族性的作品，可惜不能多得！

凡例

一、研習國文，僅恃教本，不足以圖功；而以今日學校課程之繁重，欲對於國文作大規模的課外閱讀，實非時間所許。本書即就初中國文課程所需，分別門類，選輯若干冊，詳加音註，以供初中學生作為國文科最低限度應有的補充讀物。

二、本書所選，以淺近暢達之古文及詩詞，適宜於現代青年之賞鑑者為準。其文字艱深，陳義過高，或違背時代精神者，概不選列。

三、各書選輯之文，以錄載全篇為原則。然間有冗文無關宏旨，雜言不合體例，如敘事寫景文中往往屢入無聊的論贊之類，倘無關於大體，即多付之刪節。至於詩詞及抒情文之富於文藝性者，則悉錄全文，並無改動。

四、各書註釋，不厭求詳。諸如人名地名之可徵考者，掌故典物之難索解者，莫不備註。前後互見，亦皆標舉。但如已見前文三四次以上者，後文不復加註，以免繁冗。

五、各書編次，均以作者時代之先後為序。

六、編者學識疏淺，訛誤在所不免，敬祈當世學人，有以教之。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抒情文選 上冊

目錄

漁父（屈原）	一
與傅麴武書（燕太子丹）	二
報任少卿書（司馬遷）	三
答蘇武書（李陵）	一五
報孫會宗書（楊惲）	二一
爲兄超求代疏（班昭）	二四
與吳質書（曹丕）	二六
答魏太子牋（吳質）	二九
陳情表（李密）	三二
蘭亭集序（王羲之）	三四

祭程氏妹文（陶潛）	三六
自序（劉峻）	三七
爲閻姬與子宇文護書（佚名氏）	三九
報母書（宇文護）	四二
遺弟書（薛潛）	四五
弔古戰場文（李華）	四六
與李翱書（韓愈）	五〇
祭十二郎文（韓愈）	五一
祭田橫墓文（韓愈）	五六
與元微之書（白居易）	五七
祭小姪女寄寄文（李商隱）	六〇
秋聲賦（歐陽修）	六一
瀧岡阡表（歐陽修）	六四

祭石曼卿文（歐陽修）	六八
爲兄軾下獄上書（蘇轍）	七〇
金石錄後序（李清照）	七二
五嶽祠盟記（岳飛）	七九
指南錄後序（文天祥）	八〇
送秦中諸人引（元好問）	八三
瘞旅文（王守仁）	八五

初中國文分類選讀 抒情文選 上冊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抒情文選 上冊

漁父

屈原既放，ㄟ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ㄟ與？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溷其泥ㄟ而揚其波？』

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ㄟ而歠其醕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湘流，ㄟ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ㄟ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ㄟ而笑，鼓枻ㄟ而去，歌曰：『滄浪ㄟ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註】「一」屈原 名平，一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時楚人。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因讒見疎。頃襄王立，復因讒被謫。



原投汨羅江而死。著有離騷、九歌等篇。

〔三〕放 放逐也。〔三三〕閭大夫 楚官名，職掌王族屈、景、昭三姓。

〔四〕漚其泥 漚音骨，濁也，謂攪其泥使之濁也。〔五〕鋪其糟 鋪，食也。糟，酒滓也。〔六〕歎其醜 歎音

吸，飲也。醜音離，薄酒也。〔七〕察察 明潔也。〔八〕汶汶 玷辱也。〔九〕湘流 指湖南之湘江。〔十〕皓

皓 潔白貌。〔十一〕莞爾 微笑貌。莞音皖。〔十二〕鼓枻 枻音曳，楫也，謂擊楫以行舟也。〔十三〕滄浪 卽湖

北之漢水。

與傅麴武書

燕太子丹

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傳垂覽之。

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

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五〕必令諸侯無以爲歎。〔六〕易水之北，〔七〕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

謹遺書，願熟思之。

【註】〔一〕【麴武】燕太子丹之傅。【戰國策作鞠，史記作鞠】〔二〕【燕太子丹】戰國時燕王喜之子，曾質於秦。

秦王遇之無禮，亡歸燕。力圖報秦，使荆軻持樊於期頭及燕督亢地圖至秦，謀刺秦王，不成，軻被殺。秦王怒，益發兵攻燕，燕王喜斬太子丹頭獻於秦。〔三〕不毛 不能種植之地。〔四〕據鼎不避 謂置於鼎鑊而烹之亦

所不避也。〔五〕秦王 卽秦始皇帝，名政，在位三十七年。〔六〕天常 猶言天道。〔七〕九泉 地下也。

【八】無以爲歎 言不能贊美也。〔九〕易水之北 易水出河北易縣，所謂易水之北，卽燕地也。〔十〕子大

夫 尊敬麴武之辭。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言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

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_○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騫，○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_○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_○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_○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_○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_○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_○僕又薄_○從上雍，_○恐卒然不可爲諱，_○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_○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_○詬莫大於宮刑。_○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_○商鞅因景監見，_○趙良寒心，_○太子參乘，袁絲變色，_○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

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刑爲掃除之隸，在鬪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慫慂之餘權。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擢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言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言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言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得之蠶室，言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言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言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次，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言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誑體受辱，言其次易服受辱，言其次關言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言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言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言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言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言言定計於鮮言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言之中。當此之時，見

獄吏則頭搶〔〇〕地，視徒隸則心惕息。〔〇〕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〇〕曷足貴乎！且西伯〔〇〕伯也，拘於羑里；〔〇〕李斯〔〇〕相也，具於五刑；〔〇〕淮陰〔〇〕王也，受械於陳；〔〇〕彭越〔〇〕張敖〔〇〕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〇〕誅諸呂，權傾五伯，〔〇〕囚於請室；〔〇〕魏其〔〇〕大將也，衣赭衣，〔〇〕關三木；〔〇〕季布爲朱家鉗奴；〔〇〕灌夫受辱於居室；〔〇〕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〇〕加，不能引決自裁；〔〇〕在塵埃之中，〔〇〕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〇〕之外，已稍陵遲；〔〇〕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〇〕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〇〕之辱哉！且夫臧獲〔〇〕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在，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

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三〕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四〕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五〕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註】〔一〕報任少卿書

任少卿名安，漢潁陽人。爲益州刺史，以太子事下獄。時司馬遷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少

卿予遷書，責以推賢進士之義，遷報以此書。

〔二〕司馬遷

字子長，漢龍門人。繼父爲太史公。李陵降匈奴，武

帝怒甚，遷極言其忠，遂下廢刑。乃作史記百三十篇。

〔三〕太史公

史官名，掌天文國史，其職尊貴，與三公等。

〔四〕牛馬走

猶言管領牛馬之僕役，自謙之辭也。

〔五〕勲勩懇懇

懇切之義。

〔六〕望

怨望也。〔七〕

罷駑 疲劣之馬也。罷，讀如疲。

〔八〕誰爲爲之執令聽之

言世無知己，即欲爲善，當爲誰而爲之，復令誰

聽之乎？

〔九〕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伯牙，春秋時楚人，善鼓琴。鍾子期，亦楚人，最能賞鑒伯牙之藝

術。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痛世無知音也。

〔一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

戰國策：『豫讓曰：『士

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說，同悅。容，裝飾也。

〔一一〕大質

身體也。

〔一二〕隨和

謂隨侯珠及和氏璧，

稀世之寶也。

〔一三〕由夷

許由，古之高士，堯以天下讓之，不受，隱於箕山。伯夷，殷孤竹君之子，其弟叔齊以國

讓之，逃不受。後以恥食周粟而死。

〔一四〕點

辱也。

〔一五〕上

指漢武帝。

〔一六〕卒卒

音促，匆遽之貌。□

古涉旬月迫季冬 漢制行刑，恆在冬盡。言再過旬月，將近季冬，少卿即當就刑也。〔一〕

〔二〕薄 音博，迫也。〔三〕晉 與慘同。

〔四〕辱先 謂身遭腐刑，辱及祖先也。〔五〕宮刑 割勢也。〔六〕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衛靈

公名元。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恥之，去適陳。〔七〕商鞅因

景監見 商鞅，戰國衛人。遊秦，因嬖人景監以見秦孝公，後爲相，封號商君。孝公卒，商鞅被殺。〔八〕趙良寒心

趙良說商鞅曰：『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見史記〕寒心，懼其禍之至也。

〔九〕同子參乘 袁絲變色 同子，宦官趙談也。漢文帝嘗令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力諫。絲名盜，文景時爲中

郎將。〔一〇〕賴先人緒業 遷父談爲太史公，談卒，遷繼其職，故云。〔一一〕輦轂下 京師也。〔一二〕拾遺補闕

拾遺，謂諷諫以救人主言之遺失也。補闕，謂補救人主之闕失也。〔一三〕巖穴之士 謂隱居巖穴之高士

也。〔一四〕擻 拔也。〔一五〕廁下大夫之列 太史位下大夫，遷官太史令，故云。〔一六〕陪奉外廷末議 外廷，

外朝也。遷爲太史令，得與朝臣議政。陪奉末議，謙詞也。〔一七〕綱維 政治之綱紀維繫也。〔一八〕閭茸 音塔

戎，猥賤也。〔一九〕不羈 言不可拘束也。〔二〇〕周衛 宿衛周密也，指宮禁而言。〔二一〕戴盆何以望天 頭

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喻事宜專任不可兼也。〔二二〕季陵 字少卿，漢成紀人。武帝時拜騎都尉，

將步騎五千，與匈奴戰，力竭而降。〔四〕俱居門下 李陵初爲侍中，遷爲太史令，俱得入宮門，故曰俱居門下。

〔四〕媒孽 謂構成其罪也。〔五〕王庭 匈奴君長所居之庭。〔四〕垂餌虎口 謂陵以兵少冒險，如送餌入虎口也。

〔五〕挑 挑戰也。〔四〕仰 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曰仰。〔四〕單于 匈奴稱其君長曰單于，單音蟬。

〔四〕所殺過當 李陵兵少，殺匈奴兵多，故云。〔四〕旃裘之君長 旃裘，匈奴人所服也。君長，謂各部酋長也。

〔五〕左右賢王 左賢王及右賢王，皆匈奴貴職。〔五〕舉引弓之人 言盡發其國之能引弓者。〔五〕勞軍 慰勞軍士也。〔五〕拳 音眷，弩弓也。〔五〕款款 忠實貌。〔五〕絕甘分少

謂自絕甘旨，而與眾人分共，同其多少也。一本作「絕少分甘」，謂少則自絕，甘則分之。義並通。〔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謂欲伺適當之機會立功而歸，以報漢主。

〔五〕暴 音僕，表明也。〔五〕指 意也。〔五〕睚眦 忤目相視貌。〔六〕沮貳師 李廣利，武帝時爲貳師將軍。廣利征匈奴，令陵爲助，及陵與匈奴單于相值，而廣利無功，陵降匈奴，遷乃盛言陵忠。武帝疑遷欲沮廣利，故下遷於獄。

〔六〕理 獄官也。〔六〕拳拳 忠謹貌。〔六〕列 陳也。〔六〕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 漢制，官刑可以納款自贖。遷家貧，無款自贖，故不免於刑。〔六〕空 空闊 音陵語，獄也。〔六〕偁之蠶室 偁音貳，次也。養蠶之室，宜溫且密；官刑患風，須入密室始得全，因呼爲蠶室。

〔六〕剖符丹書 漢初與功臣剖符作誓，又論功定封，丹書鐵券，藏之金匱石室。〔六〕文史

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太史掌文史律曆之事，卜謂卜人，祝謂史祝。〔六〕理色 顏色也。〔七〕誑體受辱

謂被囚繫也。誑同屈。〔七〕易服 謂著囚服也。〔七〕關 箝束也。〔七〕剔毛髮嬰金鐵 古刑，雜髮曰髡，

以鐵束頭曰鉗，嬰，繞也。〔七〕腐刑 卽宮刑，謂丈夫割勢，不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也。〔七〕刑不上大夫

語見禮記，言大夫有罪，則賜自盡，不加刑辱也。〔七〕積威約之漸 謂虎威爲人所制約，故積漸至此。〔七]

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謂節義之士，雖畫地爲牢，亦不肯入；削木爲吏，亦不肯與之對簿

也。〔七〕定計於鮮 鮮，善也。謂定計自裁，不遭刑辱也。〔七〕圓牆 獄也。〔八〕搶 突也。〔八〕惕息

懼也。〔八〕強顏 謂厚顏無恥也。〔八〕西伯 卽周文王，爲西方諸侯之長，故曰西伯。紂王十一年，囚西伯

於羑里，逾二年始釋之。〔八〕羑里 一作羑里，殷獄名，在今河南湯陰縣北九里。〔八〕李斯 楚上蔡人，秦

始皇定天下，斯爲丞相，後爲趙高所誣，具受五刑，腰斬咸陽。〔八〕五刑 墨、劓、剕、宮、大辟，謂之五刑。〔八〕淮

陰 漢高祖定天下，封韓信爲楚王，人有告信欲反，高祖用陳平謀，僞遊雲夢，信謁高祖於陳，高祖執之，降爲淮

陰侯，後爲呂后所捕殺。〔八〕陳 今河南淮陰縣。〔八〕彭越 漢初封梁王，人有告其謀反，高祖捕之，囚於

洛陽，後夷三族。〔八〕張敖 張耳之子，嗣爲趙王，人有告其謀反，高祖捕繫之，赦封宣平侯。〔九〕絳侯 卽

周勃，封絳侯，平諸呂之亂，迎立孝文，人有告勃謀反，遂被囚，卒諡武侯。〔九〕五伯 猶言五霸，諸侯中之強大

者。〔九〕請室 獄也。〔十〕魏其 竇嬰，字王孫，景帝時，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破，封魏其侯。爲丞相田蚡所陷，棄市。〔十一〕赭衣 紅色之衣，囚服也。〔十二〕關三木 枷在頸，杻械在手足也。〔十三〕季布爲朱家鉗奴

季布爲楚將，數窘漢高祖。楚滅，高祖購求布千金。布乃脫鉗至魯，朱家賣之。朱家，漢初魯之大俠也。〔十四〕灌

夫受辱於居室 灌夫，字仲孺，漢潁陽人。使酒怒罵丞相田蚡，坐不敬，繫居室，後被殺。居室，署名，屬少府，後改名

保宮。〔十五〕罔 謂法網也。〔十六〕引決自裁 謂自殺也。〔十七〕塵埃之中 猶言人世之間。〔十八〕

繩墨 匠人爲直之具，以喻法網。〔十九〕陵遲 卑下也。〔二十〕引節 謂以名節而自裁也。〔二十一〕縲

繼 繫人之素也。〔二十二〕臧獲 奴婢也。〔二十三〕倜儻 卓異也。〔二十四〕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文王被

拘於羑里，因伏羲氏所畫八卦，演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是爲周易。〔二十五〕仲尼厄而作春秋 孔子

周遊列國，不爲世用，乃退而作春秋。〔二十六〕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屈原初事楚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

夫譏之，王怒而疏屈原，放逐於外。原以忠心見疑，憂思而作離騷。〔二十七〕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左丘明，魯之

太史，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著左傳與國語。〔二十八〕孫子膾炙兵法修列 孫子，齊人，孫武之後。與龐涓同

學兵法，涓忌其才，給斷其足。漢書藝文志有孫子十六篇，疑卽孫子所撰。膾，斷足也。孫子因膾而名。孫臏。〔二十九〕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呂不韋，戰國時濮陽人。爲秦相，封文信侯。始皇立，遷之於蜀。嘗集門下士作呂氏春秋。

簡稱呂覽。〔二四〕韓非囚秦說灘狐憤。韓非，戰國時韓之諸公子，使於秦，爲李斯所讒，仰藥死。著韓非子五十五篇，說灘與狐憤，均書中篇名。〔二五〕詩三百篇。詩經共三百零五篇，云三百篇者，舉其成數而言。〔二六〕稽考也。〔二七〕軒轅。即黃帝，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二八〕負下未易居。言負累之下，不易久處。〔二九〕閨閣。即閨閣，宮中小門也。〔三〇〕狂惑。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三一〕刺謬。違戾也。〔三二〕曼辭。美辭也。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勸勸，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

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俗，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忼怛□□耳。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

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于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之菹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

彼二子〔三〕之選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四〕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五〕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六〕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七〕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八〕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九〕之人，尙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十〕受千乘〔十一〕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十二〕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十三〕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十四〕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十五〕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十六〕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十七〕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

德音。李陵頓首。

【註】〔一〕李陵 見前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註四十。〔二〕子卿 蘇武字子卿，漢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使

匈奴，被留居海上十九年始得還。昭帝拜爲典屬國，宣帝拜爲關內侯，圖形麒麟閣。〔三〕問 聞也。〔四〕韋

韞 以柔皮爲臂衣也。〔五〕羸幘 氈帳也。羸音翠。〔六〕酪漿 牛羊乳汁。〔七〕玄冰 冰厚則色玄。

〔八〕胡笳 樂器，胡人捲蘆葉吹之。〔九〕臨年 臨老之年。〔十〕鯨鯢 海獸名，外形似魚，雌者爲鯢。左傳

云：「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十一〕怛 憂悲貌。〔十二〕先帝 指漢武帝。〔十三〕五將失道 同時

有五將與陵相期，不至，故云失道。〔十四〕天漢 當時人稱漢曰天漢。〔十五〕北 師敗曰北。〔十六〕梟帥 驍

勇之將也。〔十七〕堪 勝也。〔十八〕扶乘 創痛決命爭首 謂士卒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爲先首而戰也。〔十九〕

徒首 言空首無甲冑也。〔二十〕賊臣 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

使精騎射之，即破矣。〔二十一〕高皇帝 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 高皇帝即漢高祖劉邦，字季，豐人。在位十二年。嘗

自將擊韓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計，始得免。平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二十二〕范蠡 春

秋楚人，仕越。越王勾踐爲吳所敗，棲守會稽，用范蠡文種計，行成於吳，勵精圖治，卒以滅吳。〔二十三〕會稽 今浙

江紹興縣。〔二十四〕曹沫 魯將。三敗於齊，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盡反其失地。〔二十五〕骨

內受刑。武帝天漢四年，遣公孫敖入匈奴，李陵救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旣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三〕蕭樊囚繫，蕭何爲漢高祖相，因請開放上林苑，獨高

祖怒，下廷尉，械繫之。樊噲爲呂后妹夫，高祖病，或讒樊噲黨呂氏，欲盡誅戚氏及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執噲詣長安。〔三〕韓彭，韓謂韓信，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或告信將應豨，事覺，呂后使武士縛

信，斬之。彭謂彭越，見前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註八十九。〔三〕荊醜，音直海，謂斬割成肉醬也。〔三〕龜錯

漢潁川人。文帝時爲太子家令，稱智囊。景帝卽位，益貴幸用事。後以請削諸侯封地，吳楚七國反，帝乃殺之。〔三〕

周魏，謂周勃與竇嬰，見前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註九十一及九十四。〔三〕賈誼，漢洛陽人。文帝時，官至

大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卒。世稱賈太傅或賈生。著漸書等。〔三〕亞夫，漢沛人，周勃之子，封

條侯，官至丞相。以事下獄，嘔血而死。〔三〕二子，指范蠡曹沫。〔三〕先將軍，謂李廣，陵之祖，漢成紀人。官

至散騎常侍，右北平太守。與匈奴七十餘戰皆捷，匈奴畏之，號飛將軍。然不得封侯。晚年，隨衛青征匈奴，迷失道，

自剄死。〔三〕貴臣，指衛青。以姊衛子夫得幸武帝，爲大將軍，封長平侯。〔三〕幾死朔北之野，蘇武奉使

入匈奴，衛律欲降武，武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蘇，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三〕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反，鬚髮盡白。〔三〕老母終堂生妻去帷，謂母死妻嫁也。

〔三〕元朔 北狄也。〔四〕享茅土之薦 謂封以土地爲諸侯也。〔五〕千乘 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六〕

典屬國 漢官名，掌蠻夷降者。〔七〕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言忠於君者，不必有激烈之行，而亦能不愛其死

也。〔八〕眷眷 念也。〔九〕稽顙 以額觸地也。〔十〕刀筆之吏 獄官也。〔十一〕胤子 嗣子也。〔十二〕

奴時，取胡婦生子，名通國。後歸漢，宣帝時拜爲郎。

報孫會宗書〔一〕

楊 惲〔二〕

輝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三〕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四〕遭遇時變，〔五〕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六〕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慙慙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七〕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八〕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九〕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十〕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會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十一〕已負竊位素餐〔十二〕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

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三〕安定，山谷之間，昆夷。〔四〕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五〕毋多談！

【註】

〔一〕孫會宗 漢西河人。爲安定太守。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會宗以書勸戒之，言大臣廢

退，當閤門惶懼，不當治產業。惲以書報之。〔二〕楊惲 字子幼，漢華陰人。宣帝時爲中郎將，封平通侯。後因獲

罪，免爲庶人。坐報孫會宗書，腰斬。〔三〕底 至也。〔四〕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惲父敞爲丞相，封安平侯。

惲以父蔭爲郎，補常侍騎。常侍騎者，爲騎郎而常侍，即宿衛之官也。〔五〕遭遇時變 霍氏謀反，惲先聞知，上

召見言狀。霍氏伏誅，封惲爲平通侯。〔六〕卒與禍會 惲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有太僕戴長樂者，與

惲不相得，告其誹謗無人臣禮。宣帝乃免惲爲庶人。〔七〕逆指而文過 謂逆會宗之意而文飾已過。〔八〕

各言爾志 論語：「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九〕朱輪 以丹漆塗車轂謂之朱輪，二千石以

上得乘之。〔一〇〕通侯 卽徹侯。秦廢古五等爵，惟留侯爵，以賞功勞。在第二十級，爲爵之最尊者，稱曰徹侯。後

避漢武帝諱，改曰通侯。〔一一〕遺忘 缺失也。〔一二〕素餐 無事而白食也。〔一三〕以給公上 謂給君上之

賦稅也。〔一四〕伏臘 伏，謂六月之伏日。臘，歲終祭百神之名。〔一五〕拊缶而呼嗚嗚 拊，擊也。缶，晉否，瓦器也，

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諫逐客書：「擊磬叩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一六〕田彼南山燕穢不治

喻朝廷之荒亂也。〔二七〕種一頃豆落而爲苾。豆者，貞直之物。苾，豆莖也。豆落而爲苾，喻賢人零落在野也。

〔二八〕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言國旣無道，直須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何時可得耶？〔二九〕不寒而慄。言恐

懼之甚也。〔三〇〕董生。卽董仲舒，漢廣川人。武帝時，爲江都相，中大夫，後爲西王相。著春秋繁露等書。漢書

董仲舒傳云：『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與楊惲

所引，略有不同。〔三一〕道不同不相爲謀。見論語。〔三二〕西河。今陝西舊同州府地，在黃河之西，故名。〔三

三〕文侯。名斯，戰國時魏之賢主，在位三十八年。〔三四〕段干木。戰國芮城人。魏文侯聞其賢，聘之，段干木踰

牆以避之。〔三五〕田子方。魏人。文侯師之，稱爲仁人。〔三六〕凜然。高遠貌。〔三七〕安定。漢時西邊郡名，今

甘肅固原縣爲其舊治。〔三八〕昆夷。西戎也。〔三九〕旃。之也。

爲兄超求代疏

班昭

妾同產兄〔一〕西域〔二〕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

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錄。

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遠，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註】「一」班昭 字惠姬，彭子超妹，東漢安陵人。適曹世叔，夫亡，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作女誡七章。兄固著漢書未成，昭踵成之。「二」同產兄 卽同胞兄。「三」西域 指西方新疆一帶之諸國而言。「四」超 字仲升，東漢安陵人。明帝時，使西域，安輯五十餘國，任西域都護，封定遠侯。「五」通侯 見前楊惲報孫會宗書註十。「六」二千石 漢太守秩二千石。「七」陳陸之變 漢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陸，悉覆其眾。「八」諸國 指西域鄯善、于寘、疏勒、月氏、龜茲諸國。「九」陛下 天子之稱。「一〇」不仁 謂殘虐也。「一一」素 盡也。「一二」先 音軌，姦也。「一三」咸懷 猶言觀望推諉。「一四」句 音蓋，與也。「一五」文王葬骨之恩 周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之骨，文王令更葬之。「一六」子方衰老之惠 田子方見魏文侯之老馬被棄，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一七」乞 其也。「一八」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言先施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一九」趙母 謂趙括之母。括爲將，母懼其敗，先請於趙王，得不坐。「二〇」衛姬 齊桓公之姬。桓公謀伐衛，姬請衛之罪，桓公乃止。

與吳質書

曹丕

二月三日，不白：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

觀今古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

絕絃於鍾期，〔一〕仲尼覆醢於子路，〔二〕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三〕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暝。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四〕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五〕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六〕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七〕裁書敘心，〔八〕不白。

【註】〔一〕吳質，字季重，三國魏濟陰人。初爲朝歌令，文帝時官至震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二〕曹丕，字子桓，操子，諱人。篡漢，都洛陽，爲魏文帝，在位七年。有集。〔三〕東山，詩經豳風東山篇：『我

徂東山，惛惛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四〕離，遭受也。〔五〕徐，即徐幹，字偉長，三國魏北海人。

仕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爲建安七子之一。著中論等。〔六〕陳，即陳琳，字孔璋，三國魏廣陵人。

初仕於何進袁紹，後爲曹操記室，徙門下督卒。爲建安七子之一。有集。〔七〕應，即應瑒，字德璉，三國魏汝南

人。曹操辟爲丞相掾，後爲五官將文學。爲建安七子之一。有集。「八」劉 卽劉楨，字公幹，三國魏東平人。曹操辟爲丞相掾。爲建安七子之一。「九」偉長 見前註四。「一〇」有箕山之志 謂淡於名利，有隱居之志也。昔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於箕山下。「一一」彬彬 文質備也。「一二」德璉 見前註六。「一三」拔淚 猶言拭淚。「一四」孔璋 見前註五。「一五」公幹 見前註七。「一六」逾 勁也。「一七」元瑜 卽阮瑀，三國魏陳留人。曹操辟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爲建安七子之一。有集。「一八」仲宣 卽王粲，三國魏高平人。仕魏，累官郎中。爲建安七子之一。有集。「一九」伯牙絕絃於子期 見前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註九。「二〇」仲尼覆醢於子路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入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見禮記檀弓）醢，音海，割爲肉醬也。「二一」雋 英俊也。「二二」光武 卽漢光武帝，名秀，爲漢室中興之主，在位三十三年。「二三」以犬羊之質至何時易乎等句 謂以庸才而居上位，舉動爲人觀瞻所繫，不知何時可以簡易出之也。「二四」古人思炳燭夜遊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炳燭遊。」「二五」於邑 悲傷鬱結也。於讀鳴。

答魏太子牋

吳 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

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言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言之游，入有管絃之權，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言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

陳、徐、劉、應，言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言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往者孝武，言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言枚臬，言之徒，不能持論，卽阮，言之儔也。其唯嚴助，言壽王，言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言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言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之君子，實可畏也。

伏惟所天，言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擿藻，言下筆，鸞鳳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言才實百之。此衆議之所以歸高，遠近之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言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

愚之才，值風雲之會，〇〇時邁齒耄，〇〇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不勝悽悽，〇〇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註】「一」魏太子 卽曹丕，見前曹丕與吳質書註二。「二」吳質 見前曹丕與吳質書註一。「三」冉冉

行貌。「四」微行 私出也。「五」稱壽 上酒也。「六」陳徐劉應 見前曹丕與吳質書註四註五註六註

七。「七」羣下鼎沸 喻聲勢洶湧也。「八」孝武 卽漢武帝，名徹，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九」東方朔

字曼倩，漢厭次人。武帝時爲金馬門侍中，以善滑稽談諧著稱。「一〇」枚舉 字少孺，漢淮陰人。武帝時爲郎。

好滑稽，時人以比東方朔。「二」阮陳 卽阮瑀、陳琳，見前曹丕與吳質書註五及註十七。「三」嚴助 漢吳

人。武帝時，官至中大夫，拜會稽太守。後坐事誅。「三」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鸞，漢趙人。官至東郡都尉，光祿大

夫侍中。「四」司馬長卿 名相如，漢成都人。武帝時爲郎，以通西南夷功，拜孝文園令。著子虛上林等賦。「二

五」徐生 卽徐幹，見前曹丕與吳質書註四。「六」所天 君者，臣之天也。「七」擗藻 謂作文有辭采也。

「八」蕭王 王莽篡漢，劉聖公自立爲天子，號更始，遣使立光武帝爲蕭王。「九」勅 正也。「一〇」風雲之會

雲從龍，風從虎，喻君臣之際會也。「三」臺 音迭，老也。「三」悽悽 勤懇也。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孑孑孤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

渥，豈敢盤桓〇〇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〇〇氣息奄奄，〇〇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〇〇〇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〇〇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〇〇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〇〇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註】〔一〕李密 字令伯，三國蜀犍爲武陽人。蜀亡，仕晉，官至漢中太守。〔二〕險釁 艱難禍患也。〔三〕闕

凶 闕，憂也，指早孤言。〔四〕舅奪母志 舅嫁其母，不令守節。〔五〕晚有兒息 言得子甚遲也。〔六〕期

功 期，周年服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期功，指伯叔兄弟之親而言。〔七〕疆近 強爲親近也。〔八〕晷晷

音瓊，孤獨貌。〔九〕聖朝 指晉武帝朝。〔一〇〕除臣洗馬 拜官曰除。洗馬，太子屬官。〔一一〕東宮 太子之

宮也。〔一二〕切峻 嚴厲也。〔一三〕連慢 連，緩也。〔一四〕狼狽 喻進退兩難也。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

二足短，後一足長。狼無狼不立；狙無狼不行。〔五〕矜育 矜憐養育也。〔六〕僞朝 謂蜀漢也，此語乃對晉而言。〔七〕郎署 李密在蜀，官至尙書郎。〔八〕盤桓 不進貌。〔九〕日薄西山 薄，迫也。日迫西山，已是暮景，喻劉之老病垂危也。〔十〕奄奄 將絕也。〔三〕廢遠 言廢養而遠離也。〔三〕烏鳥 孝鳥也，能反哺其母。〔三〕二州牧伯 謂梁益二州之長官。〔四〕結草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顯曰：『吾死，嫁之。』及病甚，又曰：『殺以殉。』顯從其初言，嫁之。後顯與秦將杜回戰，顯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回躡，爲顯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見左傳）

蘭亭集序

王羲之〔一〕

永和〔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註】「一」王羲之，字逸少，晉會稽人。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其書法爲後世所重。文亦著稱。

「二」永和，晉穆帝年號。「三」會稽山，即古防山，在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三里。「四」陰，山北曰陰。「五」

蘭亭，在浙江紹興縣西南二十七里，有渚曰蘭渚，亭曰蘭亭。「六」修禊，三月上巳，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

謂之修禊。「七」流觴曲水，古人修禊曲水，與會者散列兩旁，投觴於水之上流，聽其隨波而下，止於某處，則

其人取而飲之。「八」陳迹，已往之事跡也。「九」修短隨化，謂壽命之長短，隨造化而轉移也。「一〇」死

生亦大矣，莊子所引孔子之言。「一一」若合一契，契有左右，各執其一，以取信，故曰合契。「一二」一死生

猶言視死生如一也。莊子：「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卽一死生之意。〔三〕齊彭殤，彭卽彭祖，古之長壽者，殤，未成人而死者。莊子：「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卽齊彭殤之意。

祭程氏妹文

陶潛〔一〕

維晉義熙〔二〕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三〕服制再周，〔四〕淵明以少牢〔五〕之奠，俛而酹〔六〕之。嗚呼哀哉！

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

慈妣〔七〕早世，時尙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八〕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儆。〔九〕我聞爲善，慶自己蹈。〔一〇〕彼蒼〔一一〕何偏，而不斯報！

昔在江陵，〔一二〕重罹天罰；〔一三〕兄弟索居，〔一四〕乖隔楚越。〔一五〕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一六〕高雲，蕭蕭〔一七〕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

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一〕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二〕嗚呼哀哉！

【註】〔一〕陶潛 一名淵明，字元亮，晉尋陽人。嘗爲彭澤令，尋棄官去，隱居以終。世稱靖節先生。有《陶靖節集》。

〔二〕義熙 晉安帝年號。〔三〕程氏妹 潛之同父異母妹，嫁於程氏者。〔四〕再周 已二年也。〔五〕少

牢 羊也。〔六〕醑 音類，以酒祭地也。〔七〕慈妣 父之妾，即程氏妹之生母。〔八〕靡 與摩通。〔莊子〕

「喜則交頸相靡。」〔九〕可象可做 象，法也。做通作效，亦法也。〔一〇〕慶自己蹈 言爲善之人，慶當及已

也。〔一一〕彼蒼 謂蒼天也。〔一二〕江陵 今湖北縣名。〔一三〕重懼天罰 指潛母孟氏之死。〔一四〕索居

獨居也。〔一五〕楚越 楚謂湖北，越指浙江。〔一六〕黯黯 陰黑也。〔一七〕蕭蕭 蕭條冷落之狀。〔一八〕斃斃

見前李密陳情表註八。〔一九〕蒿里 墓地也。

自序

劉峻

余自比馮敬通，〔一〕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

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亮節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二〕

而終不試用；^{〔四〕}余逢命世英主，^{〔五〕}亦擯斥當年，^{〔六〕}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七〕}至於身操井臼；^{〔八〕}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軻，^{〔九〕}此三同也。

敬通當更始^{〔一〇〕}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一一〕}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一二〕}永無血胤，^{〔一三〕}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一四〕}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一五〕}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一六〕}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一七〕}此四異也。

所以自力爲敘，遺之好事云。

【註】〔一〕劉峻，字孝標，南朝梁平原人。天監初，典校祕書。安成王秀引爲戶曹參軍。後居東陽紫巖山以終。著

書有滌苑等。〔二〕馮敬通，名衍，東漢潯人。王莽篡漢時，敬通從更始，更始沒，罷兵歸光武。後爲曲陽令，遷司

隸從事。坎坷以終。有文五十篇。〔三〕中興明君，指漢光武帝。〔四〕終不試用，光武帝怨敬通不早歸順，

黜之。〔五〕命世英主，指梁武帝。〔六〕擯斥當年，武帝引見峻，峻占對失旨，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懷。

〔七〕敬通有忌妻，敬通妻，北地任氏女，悍忌不許畜媵妾，老竟逐之。〔八〕井臼，謂汲水舂米之役也，今

以操并白爲主持家政之喻。〔九〕慙軻 車行不利也，借以喻人之不遇。〔一〇〕更始 王莽篡漢，天下兵起，立劉聖公爲天子，號更始。〔一一〕戚戚 憂貌。〔一二〕伯道 石勒過泗水，鄧攸擔其子及弟之子而逃，度不能兩全，乃棄其子。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伯道，鄧攸字也。〔一三〕胤嗣也。〔一四〕犬馬之疾 峻夙有羸疾，犬馬，謙詞也。〔一五〕芝殘蕙焚 喻死也。〔一六〕聲塵寂漠 謂聲名委於塵埃，寂寞無聞也。〔一七〕將同秋草 謂將同秋草之萎謝也。

爲閻姬與子宇文護書

失名氏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以處？

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旣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

賴皇齊恩，郵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

自適。但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恩，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

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與吾共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于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

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

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位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于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以是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

【註】「一」字文護

字薩保，北周武川人。孝閔帝時爲大冢宰，專權驕恣，弒帝立明帝，又弒明帝立武帝，爲武帝

所誅。

〔二〕皇齊

指北齊高氏。高洋受東魏禪，國號齊。後爲北周所滅。

〔三〕稔

音任，積久也。

〔四〕豁然

開擴貌。

〔五〕侔造化

齊天地也。

〔六〕不委曲

謂不詳悉其原委曲折也。

〔七〕武川鎮

今綏遠武

川縣。

〔八〕鮮于修禮

北魏時五原降戶。孝昌中反於定州，後爲其將元洪業所殺。

〔九〕起日

謂起事之

日也。

〔一〇〕博陵郡

今河北蠡縣。

〔一一〕唐河

源出山西渾源縣，流經河北唐縣，謂之唐河；東南入定縣，又

東合陽城河，曰新唐河。

〔一二〕定州

今河北定縣。

〔一三〕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

宇文護之祖宇文肱，率部

眾隨鮮于修禮。修禮反，肱部爲魏定州軍所破，肱與其二子均戰死。

〔一四〕唐城

今河北唐縣。

〔一五〕汝叔

指宇文泰，泰爲肱之少子。

〔一六〕受陽

北魏縣名，故治在今山西文水縣東。

〔一七〕博士

教授之官也。

〔一八〕爾朱天柱

即爾朱榮，仕北魏官，至大將軍，封太原王。因謀叛爲莊帝所殺。

〔一九〕關西

指函谷關以西之

地，今陝西甘肅二省是。

〔二〇〕家累

妻子之屬，爲身之係累者也。

〔二一〕屬

適也。〔二二〕款質

謂款誠實質也。

報母書

宇文護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二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

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

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

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三三負愧神明。霈然，三三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三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

二國 三三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泣悲，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註】「一」字文護 見前失名氏爲閻姬與子字文護書註一。「二」區字分崩 區字，疆土也。分崩，指北魏末

年之亂，分爲東西二魏事。「三」薩保 字文護字。「四」宿殃積戾，惟應賜鐘 鐘，聚也。謂一切罪戾應聚已

身也。「五」要 加也。「六」泯 泯滅隔絕也。「七」分 讀如憤，應也。「八」齊朝 見前失名氏爲閻姬

與子字文護書註二。「九」摩敦 見前失名氏爲閻姬與子字文護書註二。「十」河東 郡名，今山西安

邑縣。「二」鄴 北齊都鄴，今河南臨漳縣境。「三」垂敕 謂賜書也。「四」太祖 卽字文泰。其子覺慕西

魏，爲北周，追尊爲太祖。「四」兩河 指黃河南北，屬齊地。「五」三輔 謂京兆、左馮翊及右扶風，皆在關中，

周地也。「二」升遐 天子死曰升遐。「七」未定天保 言君位未定也。「八」猶子 姪也。「九」顧命

天子之遺詔曰願命。〔一〇〕胡顏履戴 謂無顏生存於世也。履戴，履地戴天也。〔一一〕霏然 雨多貌。以喻恩澤。〔一二〕生死肉骨 言使死人復生，白骨生肉也。感恩極至之語。〔一三〕二國 指北齊與北周。

遺弟書

薛濬

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

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賞氣推魂者也。既而瘡巨覺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于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

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

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註】〔一〕薛藩 字道隱，隋汾陰人。少孤，養母以孝聞。開皇中歷考功侍郎。母喪，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藩徒跣

霜雪中，足墮指凍，朝野爲之痛傷。尋起令視事，竟不勝哀而卒。〔二〕約處 謂儉約以處也。〔三〕屢絕竄

簞食瓢飲，猶屢次斷絕，喻其貧之甚也。〔四〕聞詩禮 指父訓也。論語：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避庭，曰：學詩

乎……曰：學禮乎？」鯉，孔子子伯魚也。〔五〕貽厥之訓 傳於後人之格言也。〔六〕負笈 謂負書箱以從

師也。〔七〕釋未登朝 謂不務農而仕宦於朝廷也。〔八〕期頤 百歲之人。〔九〕色養 以愉悅之顏色

孝養父母也。〔一〇〕奪情 未滿喪而強使就仕也。〔一一〕苦廬 遭喪者之居也。儀禮：「居倚廬寢苦。」苦，居

喪者所用之席也。〔一二〕贊 音殯，墮也。〔一三〕荼毒 喻苦也。荼音塗。〔一四〕啓手啓足 謂將死也。論語：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蓋曾子一生謹慎，臨終以得保全名譽身體爲幸，故使門人啓

視其手足。〔一五〕全歸 禮記：「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謂身體至死無虧也。〔一六〕緜然 藐遠貌。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
矰矰不見人。
河水縈帶，
羣山糾紛。
黯兮慘悴，
風悲日曛。

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愬？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盛〇〇兮生死決，降矣哉？身終夷狄矣哉？骨暴沙磧，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〇〇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霧霧；〇〇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〇〇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〇〇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玁狁，〇〇北至太原；〇〇既城朔方，〇〇全師而還；飲至〇〇策勳，〇〇和樂且閑，穆穆〇〇棣棣，〇〇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〇〇荼毒〇〇生靈，萬里朱殷。〇〇漢擊匈奴，雖得陰山；〇〇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〇〇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閉睛〇〇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〇〇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註】〔一〕李華 字遐叔，唐贊皇人。中進士，天寶間官監察御史。後隱山陽以終。有《李遐叔文集》。〔二〕無垠

無際也。垠音銀。〔三〕覈 音詞，遠也。〔四〕縈帶 謂縈繞如帶也。〔五〕糾紛 雜亂也。〔六〕曠 日無

光也。〔七〕筵 疾走貌。〔八〕亭長 古者十里一亭，有亭長，主行客停留頓宿者。〔九〕徭戍 徭，役也。戍，守也。〔一〇〕荆 卽古之楚國。〔一一〕膺臆 屏氣不泄也。〔一二〕中州耗數 中州，指中原之地。耗數，損敗也。〔一三〕戎夏不抗王師 言古者天子之師，有征無戰，爲戎爲夏，均不敢抗拒也。〔一四〕期門 官名。漢置期門郎，以僕射領之，掌游獵。〔一五〕組練 組，甲練袍，皆戰衣也。〔一六〕鏃 箭頭也。〔一七〕凜冽 寒也。〔一八〕鷲鳥 鳥類之猛者。〔一九〕踟躕 不進貌。〔二〇〕綉纈 纈，帛也。纈，綿也。〔二一〕憑陵 有所依恃而陵人也。〔二二〕徑截輜重 徑，直也。今一切軍用品皆曰輜重。〔二三〕都尉 武官名。〔二四〕長城 萬里長城，秦始皇時所築。〔二五〕蹙 接近也。〔二六〕浙浙 風聲也。〔二七〕羶羶 音蜜，覆也。〔二八〕牧用趙卒 大破林胡。李牧爲趙將，守邊備匈奴，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林胡，匈奴種族名。〔二九〕漢傾天下 謂漢武帝時，傾天下之財力兵力，以躡武也。〔三〇〕財殫力瘠 謂財力交困也。〔三一〕羆狁 一稱獫狁，卽匈奴。〔三二〕太原 今山西太原縣。〔三三〕朔方 舊郡名，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之地。〔三四〕飲至 言功成而歸，勞以飲食也。〔三五〕策勳 書其功勳於策也。〔三六〕穆穆 容止美盛也。〔三七〕棊棊 閑習貌。〔三八〕竟海爲關 指山海關，爲萬里長城之終點。〔三九〕荼毒 見前薛濬遺弟書註十三。〔四〇〕朱殷 赤黑色，謂血也。〔四一〕陰山 在今綏遠省，橫障漠北，蜿蜒數千里。〔四二〕蒸民 衆民也。〔四三〕睛睛 音絹，側目相視，表示忿恨貌。〔四四〕必有凶年

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與李翱書

韓愈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

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于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

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

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

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

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

【註】「一」李翹 字習之，唐趙郡人。貞元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山南東道節度使。翹曾學文於韓愈，有李文公集。

「三」韓愈 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卒諡曰文。宋時追封昌黎伯。有韓昌黎集。

重遇攻劫 指貞元十五年宣武軍作亂事。「四」京 唐時以長安爲京師。「五」布衣 謂庶人也。「六」

韋帶 以單韋爲帶，無飾，貧賤人之服也。「七」遑遑 心不定貌。「八」僕於此 時愈在張建封幕府。「九」

大相知 猶言深相知也。「一〇」累累 猶言數數也。「一一」役役 勞貌。「一二」逐隊 言隨眾行也。「一三」

顏回 字子淵，春秋魯人。孔子弟子。「一四」一簞食等句 見論語。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

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二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

『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

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 □古 始十歲，吾之子 □古 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古 往往而劇。』□古 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古 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古 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尙饗。

【註】「一」時羞 及時之肴饌也。「二」十二郎 名老成，愈兄介之子。愈長兄會無子，以老成爲後。「三」少

孤 韓愈三歲喪父。「四」怙 詩經：『無父何怙。』「五」兄嫂 兄名會，嫂爲鄭氏。「六」兄沒南方 唐

大曆十二年，韓會坐黨籍貶韶州刺史，卒於官。「七」河陽 故城在今河南孟縣西。「八」就食江南 建中

二年，愈與十二郎避亂江左，家於安徽宣州。「九」上有三兄 長名會，次名介，其一不詳。「十」董丞相 卽

董晉。貞元十二年，晉帥汴州，辟愈爲節度推官。「二」汴州 今河南開封縣。「二」佐戎徐州 貞元十五年

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三」萬乘 古者天子出兵車萬乘，後世因稱天子爲萬乘。「四

四孟東野 孟郊字東野，唐武康人。貞元進士，官溧陽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有孟東野集。

〔五〕蒼蒼 髮斑白也。〔六〕歌蘭 愈家人。〔七〕汝之子 十二郎有二子，一曰湘，一曰滂。時湘年十歲。

〔八〕吾之子 愈子名昶，長慶四年登進士第。〔九〕軟脚病 病時脚軟而浮腫，江南卑溼地，常有此病。〔

一〇〕兆 墓地也。〔一一〕窆 音貶，下棺也。〔一二〕頃 田百畝爲頃。〔一三〕伊潁 二水名，伊水出河南盧氏縣

東南，注於洛河。潁水出河南登封縣西境潁谷，東南入安徽，注於淮水。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獻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

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銳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註】「一」貞元 唐德宗年號。「二」東京 指洛陽。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三」田橫 臨

淄人。本齊王田氏族。韓信破齊，橫自立爲齊王。漢定天下，橫與其徒五百人，亡入海島中。高祖使人招之，橫偕二

客來，將至洛陽，自劉死。其徒五百人聞之，亦皆自殺。橫墓在今河南偃師縣西十里。「四」歔歔 悲泣氣咽而

抽息也。「五」擾擾 繁多貌。「六」闕里 地名，孔子所居，在今山東曲阜縣。「七」遑遑 見前與李翺書

註七。「八」顛沛 謂人事挫折也。「九」耿光 光明也。「一〇」臆 音技，跪也。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

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

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懼之際，不暇他及；惟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

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聞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序近懷：

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昔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飢飽，此一泰也。

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虺虺蚊蚋，雖有，甚稀。溢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

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

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

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慙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晚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

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

【註】〔一〕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有白氏

長慶集。〔二〕微之，即元稹，唐河南人。元和初，對策舉制科，官尚書左丞。有元氏長慶集。〔三〕膠漆，言交

情之堅，如膠似漆，不相離也。〔四〕胡越，胡越相去極遠，喻疏遠也。〔五〕潯陽，今江西九江縣。〔六〕危

憊，病重且死也。〔七〕左降，謂降職也。〔八〕撞幢，音倉，搖曳貌。〔九〕謫九江，白居易於元和十年

貶江州司馬。九江，舊爲江州，今江西縣名。〔一〇〕惻惻，傷痛也。〔一一〕方寸，謂心也。〔一二〕徐州，今江蘇

銅山縣。〔一三〕江州，舊州名，即今江西九江縣。〔一四〕巴蛇，俗蛇字。〔一五〕虺，音悔，毒蛇也。〔一六〕蝮，音

瑞，形似蜂之小蟲。〔一七〕溢，水名，即龍開河，經九江縣入長江。〔一八〕司馬，州官名，位在刺史之次。〔一九〕

廬山 一名匡山，又稱匡廬，在江西九江縣南。今爲避暑勝地。〔二〕東西二林 卽東林寺與西林寺，均在廬

山之麓。〔三〕香爐峯 在廬山之北，狀似香爐，故名。〔四〕禪 盡也。〔五〕啾啾 哀鳴之聲。〔六〕響

與暫同。〔七〕金鑾殿 唐時有金鑾殿，肅宗以後，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西，居易於元和二年入翰林爲學士，

故云。〔八〕籠鳥檻猿 喻爲官之不自由也。

祭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一〕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二〕招送寄寄體魂，歸大塋〔三〕之旁。哀哉！

爾生四年，方復本族。〔四〕既復數月，奄然〔五〕歸無。於鞠育〔六〕而未深，結悲傷而何極！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七〕孰測死生之位？

時吾赴調京下，〔八〕移家關中，〔九〕事故紛綸，光陰遷賈，寄瘞〔一〇〕爾骨，五年於茲。白草枯荻，〔一一〕荒塗古陌，朝飢誰抱，夜渴誰憐，爾之栖栖，〔一二〕吾有罪矣。

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

自爾歿後，姪輩數人，竹馬〔一〕玉環〔二〕繡襜〔三〕文褌〔四〕堂前階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況吾別娶已來，胤〔五〕緒未立，猶子〔六〕之義，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七〕空熱。

嗚呼！滎水〔八〕之上，檀山〔九〕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森行〔一〇〕；伯姑仲姑，冢墳相接。汝來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註】〔一〕李商隱 字義山，號玉溪生，唐河內人。開成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有李義山集。〔二〕弄物 玩具

也。〔三〕大塋 謂祖先所葬之地也。〔四〕爾生四年方復本族 謂在襁褓時寄養人家，至四歲始迎接回

家也。〔五〕奄然 忽然也。〔六〕鞠育 養也。〔七〕稚戲之辰 謂幼年。〔八〕京下 指長安，時為京師。

〔九〕關中 今陝西，因在函谷關與潼關之中，故名。〔一〇〕瘞 音意，埋也。〔一一〕芟 音該，草根也。〔一二〕

襁褓 猶言皇皇，不安之貌。〔一三〕竹馬 以竹為馬，兒戲也。〔一四〕玉環 兒童玩物也。〔一五〕襜 襦也。

〔一六〕文褌 褌之有文采者。褌，小兒衣也。〔一七〕胤 見前劉峻自序註十三。〔一八〕猶子 見前宇文護報母

書註十八。〔一九〕五情 猶言五內五中，指五臟也。〔二〇〕滎水 即滎澤湖，在今河南滎澤縣境。〔二一〕檀山

在今河南滎陽縣境，山多檀木，故名。〔三〕松檟森行 謂松檟已森然成行也。檟音賈，即楸也。

秋聲賦

歐陽修〔一〕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二〕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三〕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四〕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鏗鏘，〔五〕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六〕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

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七〕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煙霏〔八〕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九〕其氣慄冽，〔一〇〕砭〔一一〕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一二〕呼號奮發，豐草綠縟〔一三〕而爭茂，佳木蔥蘢〔一四〕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一五〕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一六〕也，於行爲金。〔一七〕是謂天地之義氣，〔一八〕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

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二〕夷則爲七月之律，〔三〕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四〕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五〕黝然黑者爲星星，〔六〕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七〕如助予之歎息。

【註】

〔一〕歐陽修 字永叔，號六一居士，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官翰林學士，嘉祐間拜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

致仕。卒諡文忠。著新唐書、新五代史、歐陽文忠公集等。〔二〕悚然 失驚貌。悚音聳。〔三〕浙瀝 雨聲。〔四〕

蕭颯 風聲。〔五〕碎莽 音平派，波濤聲。〔六〕鏗鏘鏗鏘 金鐵戛擊之聲。〔七〕銜枚 枚狀如箸，橫銜

口中，行軍時用以禁軍士偶語也。〔八〕明河 天河也。〔九〕烟霏 烟盛貌。〔十〕晶 精光也。〔十一〕慄

冽 寒也。〔十二〕砭 音邊，刺也。〔十三〕切切 細曼之聲。〔十四〕綉 采飾也。〔十五〕蔥蘢 草木蕃盛貌。

〔十六〕夫秋刑官也 上古置官，多以四時爲名。司寇爲秋官，卽後世之刑部也。〔十七〕兵象 秋氣肅殺，故主兵

象。〔十八〕於行爲金 以五行分配四時，秋卽金也。〔十九〕天地之義氣 禮記：『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

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西南至西北，秋之方位也。〔二〕商聲主西方之音，以五

聲分配四時，秋爲商音。西方卽言秋也。〔三〕夷則爲七月之律，十二律中之夷則，爲七月律。（見禮記）

〔三〕惟物之靈，尚書：『人爲萬物之靈。』〔三〕溼然丹者爲槁木，溼，紅潤也，謂紅潤之朱顏變而爲無生

意之枯木也。〔四〕黖然黑者爲星星，黖音衣，黑也，謂黑色之髮變而爲星星之白也。〔五〕唧唧，蟲聲。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壘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

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

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 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五日乙亥，男修表。

【註】「一」皇考 謂亡父也。「二」崇公 修父名觀，字仲實，封崇國公。「三」瀧岡 在今江西永豐縣南鳳

凰山。「四」表於其阡 阡，墓道也，謂於墓道立石刻文以示表異也。「五」太夫人 指修母鄭氏。修幼時，母

以荻畫地，教之書字。「六」壟 田中高地也。「七」歸 謂嫁也。「八」御 進也。「九」官書 治獄之書

也。「一〇」劄 音省，況也。「一一」劄 抱也。「一二」術者 謂操星算之術者。「一三」歲行在戌 謂逢建戌之

年。「一四」矜飾 矜誇矯飾也。「一五」薄 徧也。「一六」咸平 宋真宗年號。「一七」道州 今湖南道縣爲其

舊治。「一八」判官 宋時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宣撫安撫制置轉運提刑常平諸使，皆有判官爲僚屬，以判公事。

「一九」泗 舊州名，今安徽泗縣。「二〇」縣 舊州名，今四川綿陽縣。「二一」推官 專理刑事之官。「二二」泰

州 今江蘇泰縣。「二三」沙溪 在江西永豐縣鳳凰山下。「二四」福昌縣太君 福昌，今河南宜陽縣，稱人之

- 母曰太君。宋書職官志載羣臣母封號有國太夫人、郡太夫人、郡太君、縣太君等。自宰相以下，視官階爲次。〔三〕
- 〔五〕樂安 今安徽霍山縣。〔六〕安康 今陝西漢陰縣。〔七〕彭城 今江蘇銅山縣。〔八〕夷陵 今湖北宜昌縣。〔九〕修始得祿而養 天聖八年，修舉進士，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一〇〕列官於朝 慶曆三年，修以太常丞知諫院，未幾，拜右正言知制誥。〔一一〕直學士 宋制，學士資淺者爲直院，名曰直學士。〔一二〕尙書吏部郎中 宋置吏部郎中四人，參掌吏部選事，吏部屬尙書省，故稱尙書吏部郎中。〔一三〕留守南京 留守，官名。宋制，西南北三京皆置留守，以知府事兼之。南京，今河南商邱縣。〔一四〕參政事 言爲參知政事也。〔一五〕登二府 宋以樞密院及中書省爲二府。歐陽修爲副樞密並參政事，故云登二府。〔一六〕嘉祐 宋仁宗年號。〔一七〕府君 人子尊祖考之稱。〔一八〕金紫光祿大夫 宋爲正二品散官。金紫，謂金印紫綬也。〔一九〕太師 爲天子師，三公之最尊者。〔二〇〕中書令 爲中書省之長官。〔二一〕尙書令 爲尙書省之長官。〔二二〕今上 指宋神宗。〔二三〕郊 祭天也。〔二四〕三朝 仁宗、英宗、神宗也。〔二五〕照寧 宋神宗年號。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

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兮，今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

【註】「一」曼卿 姓石，名延年，宋城人。累官大理寺丞，太子中允。詩文均有名於世。「二」軒昂 高舉貌。

「三」磊落 坦白光明也。「四」突兀 高貌。「五」崢嶸 高峻也。「六」靈芝 瑞草也。「七」躑躅 行

不進貌。「八」啾嚶 鳴聲。「九」貉 似狸，毛質深厚溫滑，可爲裘。「十」鼯鼪 鼯音吾，鼠屬，體長七八寸，

棲於深山。一稱飛鼠。黠音生，與狴同，鼯鼠也。

〔一〕累纍 相連繫之貌。

〔二〕城 謂佳城，墓也。

〔三〕太上

之忘情

晉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

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太上即謂聖人也。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轍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莽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其不測。

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舍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

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

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

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以報，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註】「一」蘇轍，字子由，洵子軾弟，宋四川眉山山人。以進士累遷御史中丞，拜尙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築室於許。

號頴濱遺老。有欒城集等書。〔二〕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史記屈原傳：「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三〕失怙恃。無父曰失怙，無母曰失恃。〔四〕軾。字子瞻，宋四川眉山人。嘉祐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尙書。卒謚文忠。自號東坡居士，有東坡集。〔五〕相須。猶言相依也。〔六〕逮捕。赴獄。軾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宣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孽其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台獄。〔七〕通判杭州。軾以試進士事，激怒王安石，遂請外放，通判杭州。今浙江杭縣爲杭州舊治。〔八〕知密州。軾自杭州徙知密州。今山東諸城縣爲密州舊治。〔九〕每遇物託興，至陛下置而不問等句。王珪舉軾詠槍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螿龍知。」以爲不臣。神宗曰：「彼自詠槍，何與朕事？」〔一〇〕刑辟。謂罪罰也。〔一一〕黜黜。音咀語，齒不正而參差出入也，以喻意見不合。〔一二〕昔漢淳于公得罪，至漢文因之，遂罷肉刑等句。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文帝憐憫其罪，詔除肉刑。文帝名恆，高祖之子，在位二十三年。〔一三〕螻蟻。喻微賤也。〔一四〕末減。科罪避重就輕也。

金石錄後序

李清照〔一〕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三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三下迄五季，三鐘鼎三甬三盤匱三尊敦三之款識，三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二元載二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二元凱二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二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二作禮部員外郎，丞相二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二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二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二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二汲冢二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二間，有人持徐熙二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

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言〕每獲一書，卽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

收書旣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卽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楷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慄慄。〔言〕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闕，本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藉，〔言〕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靖康 〔言〕丙午歲，侯守淄川，〔言〕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 〔言〕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乃去書之監本者，畫之

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尙載書十五車。至東海，〇〇連臚渡淮，又渡江，至建康。〇
〇青州〇〇故第，尙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
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〇〇入姑孰，〇〇

將卜居贛水，〇〇上夏五月，至池陽，〇〇被旨知湖州，〇〇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

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
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〇〇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

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出。
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〇〇病店。〇〇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惶，念侯性急，奈何

病店，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此胡黃苓藥，瘡且
痢，病危在膏肓。〇〇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

殊無分香賣屨之意。〇〇

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

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鱸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善〕鹽鐵論〔善〕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善〕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抱玩，搬在臥內者，歸然獨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述任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顧舟入海，奔行在。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王子又赴杭。

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歸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

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簾，更不忍置他所，常在臥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六〕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余悲慟不欲活，立重賞收贖。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巋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邪！

今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七〕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八〕縹帶，〔九〕束十卷作一帙，每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一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十〕悲夫！

【註】「一」李清照 號易安居士，宋濟南人。趙明誠之妻。有漱玉詞。「二」趙德父 趙明誠字德父，宋諸城人。嘗

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石刻，仿歐陽修集古錄例，成金石錄三十卷。紹興中，其妻李清照表上之。「三」

三代 謂夏商周也。「四」五季 卽五代，謂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五」甗 音彥，甗屬，分爲兩層，

上可以蒸，下可以煮，一器而二用者。「六」鬲 音歷，鼎屬，古時盛饌用鼎，常甗用鬲。「七」匱 音移，古盥器，

用以注水者。「八」敦 音對，盛黍稷之器。「九」款識 鐘鼎彝器上所刻字也。「十」王播 疑爲王涯之

誤。漣字廣津，唐太原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王播總鹽鐵。生平酷愛書畫，收藏甚富。後以謀誅宦官，事洩被殺，書籍皆抄沒。〔二〕元載 字公輔，唐岐山人。代宗時累官中書侍郎，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縱

諸子關通貨賄，排擠忠良，賜自盡，籍家得胡椒八百石。〔二〕長輿 和嶠字長輿，晉西平人。惠帝時拜太子太

傅，加散騎常侍。嶠家富擬王者，性至吝，時謂有錢癖。〔三〕元凱 杜預字元凱，晉杜陵人。官至鎮南大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以平吳功，封當陽縣侯。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四〕建中 宋

徽宗年號。〔五〕先君 清照稱其父格非。〔六〕丞相 稱明誠之父挺之。〔七〕相國寺 在今河南開封

城內。〔八〕葛天氏 上古之帝，其治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九〕練 音蔬，似芋織，可以製衣。〔一〇〕魯壁

漢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尚書。〔一一〕汲冢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

〔一二〕崇寧 宋徽宗年號。〔一三〕徐熙 南唐江寧人，善繪畫。〔一四〕鉛槧 皆古人記錄文字之具，鉛，所以

書。槧木板也。〔一五〕膠慄 不安也。〔一六〕枕藉 謂縱橫堆積也。〔一七〕靖康 宋欽宗年號。〔一八〕淄川

今山東縣名。〔一九〕建炎 宋高宗年號。〔二〇〕東海 今江蘇灌雲縣之鬱洲。〔二一〕建康 故城在今南京

市之南。〔二二〕青州 今山東益都縣。〔二三〕燕湖 今安徽縣名。〔二四〕姑孰 今安徽當塗縣。〔二五〕贛水

在江西省，北流入鄱陽湖。〔二六〕池陽 宋爲郡名，故治即今安徽貴池縣。〔二七〕湖州 今浙江吳興縣。

〔六〕戟手 以手指人，形如戟也。〔六〕行在 天子出巡時之所居也。〔六〕痞 音店，久瘧也。〔六〕膏育

在心膈之間。病人膏肓，謂不可救也。〔六〕殊無分香賣履之意，猶言不以家事爲念也。曹操將死，嘗曰：

『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紐賣也。』〔六〕洪州 今江西南昌縣。〔六〕李杜韓柳 謂李

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六〕世說 卽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六〕鹽鐵論 漢桓寬撰。〔六〕籍 音

耐，鼎之絕大者。〔六〕巨測 言不可測也。巨音頤。〔六〕台 舊州名，今浙江臨海縣。〔六〕刻 今浙江陳

縣地。〔六〕陸 舊州名，今浙江建德縣。〔六〕黃巖 今浙江縣名。〔六〕顧 同雇。〔六〕章安 故城在

今浙江臨海縣東南。〔六〕溫 舊州名，今浙江永嘉縣。〔六〕越 舊州名，今浙江紹興縣。〔六〕衢 舊州

名，今浙江衢縣。〔六〕紹興 宋高宗年號。〔六〕杭 舊州名，今浙江杭州。〔六〕珉 音民，石之美者，似玉

而非玉。〔六〕四明 今浙江鄞縣，其地有四明山。〔六〕會稽 今浙江紹興縣。〔六〕東萊 今山東掖縣。

〔六〕芸籤 芸爲香草，可以避蠹，故以爲書籤。〔六〕纓帶 謂以月白色之帛爲書帶也。〔六〕墓木已拱

墓上之木已拱把，謂人死已久也。

五嶽祠盟記

岳飛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健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土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註】「岳飛」

字鵬舉，宋湯陰人。高宗時，歷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討平羣寇，屢破金兵。爲秦檜所陷，死於

獄。謚武穆，封鄂王。有岳武穆集。

「板蕩」謂壞亂也。

「河朔」言河北也。

「相臺」即相州，今河

南臨漳縣。

「總髮」

總其髮而結束之，謂年幼也。

「宜興」

今江蘇縣名。

「建康」見前李清照

金石錄後序註三十一。

「喋血」流血也。

「二聖」

指宋徽宗欽宗二帝，時爲金兵所虜。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境，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

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判，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

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迴，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會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

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眞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二〕過瓜洲，〔三〕揚子橋，〔四〕竟使遇哨，〔五〕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買家莊幾爲巡徼，〔六〕所陵迫死；夜趨高郵，〔七〕迷失道，幾陷死；質明，〔八〕避哨竹林中，邏者〔九〕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十〕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十一〕死；至海陵，〔十二〕如高沙，〔十三〕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十四〕如臯，〔十五〕凡三百里，與北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十六〕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十七〕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鈔錄，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至焉。

【註】〔一〕文天祥 字宋瑞，號文山，宋吉水人。官至右丞相，封信國公。屢拒元兵，後兵敗被執，不屈死。有文山集。

〔二〕德祐 宋恭帝年號。 〔三〕北兵 指元兵。 〔四〕左丞相 時吳堅爲左丞相。 〔五〕居師孟 文煥

之姪，於德祐元年使元軍。 〔六〕賈餘慶 時爲右丞相，充祈請使赴元軍。 〔七〕虜師 謂元帥伯顏。 〔八〕

引決 謂自殺也。〔九〕京口 今江蘇鎮江縣。〔一〇〕眞州 今江蘇儀徵縣。〔一一〕三閩 指淮東與淮西兩制置司。〔一二〕維揚帥下逐客之令 時淮東制置司丁庭芝以爲文天祥受元使命來說降，急捕之，天祥乃變姓名出走。維揚卽今江蘇江都縣。〔一三〕長淮 指長江與淮水。淮水本由江蘇漣水縣入海，後其下游爲黃河所占。清咸豐初，黃河北徙，淮水下游遂淤。〔一四〕北海 指江蘇北部之海面。〔一五〕蘇州洋 指今上海一帶之海面。〔一六〕四明 見前李清照金石錄後序註六十一。〔一七〕天台 今浙江縣名。〔一八〕永嘉 今浙江縣名。〔一九〕揚州 今江蘇江都縣。〔二〇〕瓜洲 在江都縣南四十里江濱。〔二一〕揚子橋 卽揚子津，在江都縣南十五里。〔二二〕哨 司巡邏之哨兵也。〔二三〕巡徼 司伺察之卒。徼音叫。〔二四〕高郵 今江蘇縣名。〔二五〕質明 天明時也。〔二六〕邏者 卽巡邏之兵。〔二七〕城子河 在高郵縣東南。〔二八〕邏遁 不期而會也。〔二九〕海陵 今江蘇泰縣。〔三〇〕高沙 在高郵縣西南。〔三一〕海安 在泰縣東南。〔三二〕如臯 今江蘇縣名。〔三三〕通州 今江蘇南通縣。〔三四〕鯨波 謂海浪也。〔三五〕痛定思痛 韓愈文『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

送秦中諸人引

元好問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

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沈湎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予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

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賞，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灇川之上矣。

【註】「一」元好問 字裕之，號遺山，金秀容人。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有遺山集。「二」關中 見

前李商隱祭小姪女寄文註九。〔三〕先人 遺山稱其父德明。〔四〕略陽 今陝西縣名。〔五〕秋試

科舉時鄉試在仲秋，故亦稱秋試。〔六〕長安 漢唐時京師，今陝西縣名。〔七〕統綺氣 言富貴子弟之習

氣也。〔八〕藍田 今陝西縣名。〔九〕鄠 音戶，今陝西縣名。〔一〇〕杜 卽杜陵，在長安縣南。〔一一〕脫屣

世事 視世事如脫屣也。〔一二〕嵩 山名，亦名太室，在河南登封縣北。〔一三〕自放於方之外 謂放浪形

骸，不問世事也。〔一四〕鞞川 在藍田縣鞞谷川口。唐詩人王維有別墅在其間，風景絕佳。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字，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

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絜何人？○絜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

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

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遇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毋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爾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參〔吾〕紫彪〔吾〕而乘文螭〔吾〕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吾〕於茲墟兮。』

【註】〔一〕王守仁

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平大帽山之賊，定宸濠之亂。卒贈新建侯，謚

文成。世稱陽明先生。有王陽明集。

〔二〕正德

明武宗年號。

〔三〕吏目

官職之卑者。

〔四〕龍場

在貴

州修文縣治。

〔五〕薄午

近午也。

〔六〕舂鑄

音本插，起運泥土之具。

〔七〕瘞

見前李商隱祭小姪女

寄寄文註十。

〔八〕坎

穴也。

〔九〕緊

音翳，歎聲。

〔一〇〕餘姚

今浙江縣名。〔一一〕俸不能五斗

潛爲彭澤令，以不肯爲五斗米折腰，掛官而去。吏目官階低於縣令，故云俸不能五斗。〔一二〕奄忽

言死之速也。〔一三〕虺如車輪

虺音悔，毒蛇也，其大者長八九尺，蟠結時如車輪。

〔一四〕威威

憂貌。

〔一五〕參

世界文學家傳列

孫 復 工 編

精裝 一元五角 原裝 一元二角
 改裝 一元二角 原裝 一元二角
 改裝 一元二角 原裝 一元二角

近年來我國愛好文藝的人日多，世界名作的譯述亦日盛，但不明瞭各作家的身世和作風，對於賞鑒上不無隔膜。編者因搜集全世界著名文學家一百七十餘人，以簡潔流暢之文筆，詳述其身世、作風及重要作品，可供賞鑒文藝作品的參考。



中國文人故事

楊蔭深編

原售五角
 改售四角半

本書選述我國著名文學家四十人的故事，此四十人，或代表一個時代，或代表一個派別，或有特殊的創造，均各有其特點。如中國第一大文豪屈原，浪漫文人司馬相如，才高八斗的曹植，飲酒裝癡的阮籍，隱逸詩人陶淵明，田園詩人王維，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風流作家杜牧，天才女作家李清照……等，皆為我國文學史上極著名之人物，為一般人所熟知者。所述故事除根據正史外，間亦參考古人筆記，均翔實可靠，非憑空臆說者可比。敘述系統分明，文字淺顯生動，洵為不厭百讀之書。

幾個偉大的作家

I. Turgenjev: Don Quixote & Hamlet

[現代文學叢刊之一]

郁達夫編譯
 原售七角
 改售五角五分

本書搜羅關於現代幾個偉大作家之印象或批評，例如：托爾斯泰則記其晚年之思想，莎士比亞則分析其哈門雷特之內容，伊勃生則敘述其一生，並分別介紹諸傑作之內容。材料豐富，持論公允，行文亦極流暢可愛。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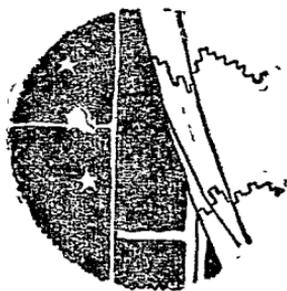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出版

現代文學叢刊

現代文學評論論

錢歌川編 一冊 五角

本書前半介紹文學上的潮流或特殊的觀象，後半則為作家研究或介紹。如文學科學論，是將文學作為一種新興科學去研究的；純粹的宣傳與不純的藝術，係批評蘇俄新舊作品的一篇獨具見解的文字。後半則對於英國現代四大作家及美國作家劉易士、奧尼爾、辛克萊，蘇俄作家布寧，均一一論及。



世紀末英國新文藝運動

蕭石君編 一冊 五角

本書分六章：①斐德的哲學思想，②世紀末英國文壇概觀，③世紀末英國文學的特色，④狄卡就的意義，⑤王爾德、昆阿瑟里及詩人俱樂部，⑥賽孟慈與新文藝運動，⑦新文藝運動的反響，⑧葉慈與愛爾蘭文藝復興。全書選材精審，敘述詳盡，文字尤為暢達可愛，凡欲明瞭當時英國文壇動態者，不可不一讀本書。

東西文學評論論

劉大杰編譯 一冊 四角

本書內容共包含論文十篇，係作者四五年來討論東西文學之佳作；有專論一個作家的，有汎論一個時代的，有幾篇曾經在雜誌上發表過的，均是匠心獨運之傑構。以小說的有趣味之筆調，來敘述某一個國家的文藝潮流和某一個作家的文藝思想。文字生動，極感興趣。

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BC
4. 34

(11948)
0.40